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二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墓誌銘四首

吳山人墓誌銘

山人病且屬續舉平時所弄玩八杖罇壘
盆盎圖籍之屬以授其子某曰某可以殉
某可鬻以治吾殯某可售以營爾生更指
一劔曰吾死必求彥吉爲誌以此物贄焉

山人死三越月而其子匍匐來請曰惟吾先人之盡忘一切而不能忘于身後名也計吾子能爲成之敢以不朽累子然惟余之愚且下賤而不能自爲狀及乞人之代爲狀以狀吾先人也計吾子自能悉之敢竟以不朽累子言未畢而出劔以貽曰此先人命也夫余不能挂劔而受劔乎余非中郎焉碑有道雖然余與汝先人石交也

敢不惟命立反其劔而爲之誌山人諱孺子字少君別號玄鍊又號嬾和尚大父明以省薦父一源以歲薦咸有聲秬苑中而俱不及仕家故貧一源公時取舉子業課山人而山人不屑也則教之古文詞若檀弓左國汲冢諸書山人受而誦讀而又不屑也則教之詩歌詩又專好杜少陵則教之杜少陵趨庭哦詠卽糲食布被致自足

樂亡何父死尋其妻死尋子若女又死而
山人遂無家矣山人既不樂榮進而又無
家乃去而作布衣游擔簦躡屩從人間問
饗飧而性介甚耻受人炎冷又鮮權術不
能以公卿爲海鷗故游道不振山人間亦
自悔遇有不然嚙指椎忍之而竟不可忍
也曰吾豈其立槁耶吾第吾適吾性而已
常手一鍊如意酒半曠目而起曰吾安得

從田光荆卿聶政諸人游取天下負心人
擊而碎之以故人人爭匿形影避去而山
人實不大善酒也以酒爲意耳山人雖不
合于衆人而合于衆人之人若婁江王元
美王敬美華亭何元朗嘉禾戚希仲海虞
趙汝師孫齊之與其鄉沈嘉則輩未嘗不
披心握膽深相友善故游道雖稍困而亦
不重嘆無魚山人雅從人間遊而實酷嗜

山水非風雨晦冥輒携一瓢一笠一平頭
奴子往來蒼崖翠巘間人驟而觀之以爲
神云曾游天台鴈蕩愛其奇峻絕糧四十
日不返至啖蘆菹以飽每寄食僧寮睹巖
嵐山靄與白毫光映帶經聲天籟兩相和
答便樂而忘死如履慶霄近帝所不知其
身在五濁世也間爲縉紳所要致亦未嘗
不引滿浮白懽然把臂而忽不知其所之

索之則從山水間聆石瀨披丹霞白雲向
陌上聽黃鸝聲去矣所游山水必凌絕壑
窮深蹊控扶奇異卽犯虎豹蛟犀而不憚
石取其硜礪者木取其擁腫離奇者葛藤
之類取其燒餘蝕毀者以爲爨爲鼎爲几
杖摩娑瀘盪置暗室發光至不驗爲何物
舉以示人或賞或不賞以易酒食或售或
不售而山人重自喜好曰吾性嗜古天祿

辟邪湛盧含光博山秦銅諸物而貧不能
爲吾有有此何必減昭華之珍壽夢之鼎
哉所居室亡問久暫必度置左右茶椀相
對以爲樂一日過谷亭道中見有瓠奇甚
以數縑易爲瓢坐卧攜帶至荆溪遇盜擊
裂抱而泣者數日不啻向之泣其妻子也
吳中好事者因作破瓢歌唁之其篤嗜如
此山人雅好杜詩而其爲詩亦不專杜外

枯中腴韻短意長于孟襄陽韋左司實俛
得之又善畫鷄鶩水鳥芙蓉蘆藻幽峭閒
適嫣然有致絕不涉丹青家蹊徑第嬾甚
不能時時操鉛槧計一歲間詩不過二三
十篇畫不過數紙而已山人晚而好道又
好佛于世益無所涉獨與虞部章公覲少
宰孫以德友善而孫更嚴重山人故依之
以居居二年所而疾作遂以一敝廬爲白

雲鄉化去惜哉大都山人習嬾而好游樂
游而忤俗爲詩而薄雕蟲善畫而厭槃礴
使酒而不善酒輕棄妻子而重毀一瓢卽
山人一身已自相齟齬欲世之不齟齬我
得乎然而山人不自以爲齟齬也囁囁啜
啜食息人間世而去人間遠矣山人生于
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
八十有二山人無子而有子其者是子族

人之子以爲子者也銘曰

儒之體俠之骨托于仙依于釋有一瓢無
四壁游大人耻薰炙工抽黃亦浮白茂先
識凱之筆挾長欖移短屐山之顛水之側
剔枯株搜惟石剗爲物重尺壁絕技逾三
不堪過七嗚呼徃矣誰山人之匹

明故華山雪浪大師塔銘

夫薄伽氏有三戒有六度有四禪有八解

言象者種
有十地乃至有八萬四千法門而要歸於
不二夫二則僞矣近世教法陵夷苾芻道
喪矯誣習僞漸以熾然僞而衣懸鶉其衲
綺縠爲相僞而食蘆菹饗衆珍飴自果晨
昕米汁以當法喜僞而語言彌陀大士多
羅闍黎居不絕吻退而詖詞瞽說娓娓諧
諧兩舌多口漫不及戒僞而居止塞兌閉
目儼然壁觀與之畫泉刀計居間托足朱

門而惟恐或後也僞而募化口實造像置
刹寫經飯僧假以肥橐橐肥而像刹烏有
矣甚或僞而說法梅檀百尺嶷然高坐伽
梨列侍優婆男女左右環匝膜拜禮聽而
曾不能析半義闡片法祇憑故疏殘釋蔓
衍其說博染糧已耳夫僞若此而何以把
智炬舉慧刃移寶筏也大師生而開朗於
羣兒時便知趺坐十三歲聽講法華至三

言象本利卷之三十一
界無安猶如火宅恍然有悟白父母出家
父母故舊族又善知識儔也方嘆喑聞而
髮已落矣自剃度後思道本無碍而自碍
本無縛而自縛誰爲去碍去縛一意盪牽
引屏營慮夷城府絕町畦忘形骸外生歎
泯是非委得喪捐去僞習獨存真醇師所
至以緇縑餽十九施人而十一自御必避
炫服而求麓不又一重公案乎無僞衣桑

門桂蠹施襯不絕合受則受受已則食人
訝其甘鮮而師不屑也無僞食評隲山川
抵掌人代六合之內九州以外雲梯相攻
金湯酬逞何所不斐疊而獨不能簧口鼓
舌犯綺語之戒無僞言師與之謔浪而謔
浪與之選勝而選勝與之觀歌舞而歌舞
事至不推事去無戀至其團焦內照炯然
自如二六時間不啻瞿曇對面無僞動師

亦曾受部大臣請脩金陵報恩寺塔不踰
歲而塔成不私一鎚至使人亦不私一鎚
無僞募師於龍函貝藏無乎不洞徹而實
不鑽故紙不墮言筌不落第二義其講法
華圓覺楞嚴楞伽涅槃諸經寧敷衍白文
發明了義義盡而止亦復不立壇場設高
座煩幣帛要人膜拜跪請一茗一爐據梧
談論而已不僞而說法夫衆人皆僞而師

獨真其真也非踽踽而涼膠膠而固侗侗
而蒙也不甘不苦不疾不徐不離不卽直
以天地爲籩廬四序爲逆旅人事爲芻狗
七尺爲寄幻人非人等爲眷屬不知師者
以爲狂也燥也我慢也多習氣以導其生
徒也而師不知也知師者以爲真實也解
脫也朗暢也自然而然無所矯揉也而師
亦不知也一時與師竝豎法幢者有蓮池

師人或左袒蓮池右袒雪浪或朝崇雪浪
夕貶蓮池而師亦若不知也乃其雙目重
瞳高額廣顴肌理如玉則有如來大人相
弱齡治詩老而不怠五花不律久且競吐
所爲韻語出清江靈徹數等則有道林材
致日讒口張皇有所不愜於當路師一瓢
一笠孑然南下隱獵人以避其鋒則有六
祖智慧師於望亭結菴飯僧不煩詔戒而

畚鍤雲興斧斤麇至四方芻粟動以澤量
則有空生福德師又不徒逍遙擺脫迥然
自在而已師素無疾一日腹瀉謂其徒曰
日而行夕而息未有夕而不息者吾其息
乎吾其息乎飯僧大事汝等勉之遂坐化
於望亭之草庵遺命葬歸雪浪門人某某
等以予與師有支許之契具狀請銘師生
於嘉靖乙巳九月九日圓寂於萬曆戊申

十一月十五日報齡六十有四僧臘五十
有一銘曰

茫茫三界誰爲縛之秩秩坦涂誰爲碍之
自碍自縛大道以漓惟我法師超邁等倫
揮斥區域陶鑄洪鈞執炬不迷遊刃無痕
吁嗟沙門習於澆浮家寶不覓衣珠失求
狂猿傲象以嬉以遊惟我法師秉德勿滓
華符于實表洞其裏貝多瑤帙探玄握滄

蓮池西滙雪浪高簑左右其袒人言哆哆
師罔聞知我自爲我尸祝在門雌黃在道
調達之口如來莫保師罔聞知一笑絕倒
我師登席大法乃興非搏沙黍不打葛藤
情情長夜爰有慧燈我師委化道不可卽
忍草潛輝雙樹變色勒之貞珉詔祀萬億

明故大鴻臚慎臺鄭公墓誌銘

蓋嘗論邃古之世其人惇龐樸漱悃悞不

華蚩蚩靡所見長而實饒幹局懷智囊履
仁蹈義足備緩急肩鉅重而鎮流俗末季
矜矯詭飾塗澤耳目非不騰踔凌厲翹然
自喜好而中亡有遇事色沮神茹矣蓋古
之人玉而璞今之人石而琢古之人外褐
而內錦今之人羊質而豹變古今人不相
及蓋如此余嘗扼腕歎息思一見古人不
可得而得於吾慎臺鄭公者其猶有古之

遺哉公諱舜臣字佐虞別號儀庭最後號
慎臺公之先占籍合肥至勝國正齊公始
徙居于錫歷正齊六傳而生憲副南溟公
南溟生四子而公居仲公性儉嗇食不再
簋酒不盈缶體無霧縠冰綃之御菁菹蕉
葛居然寒素而至於延師享客奉貽執戚
則宿肉貳善商橐艇鮮玄黃筐篚無小恪
惜君子謂儉而不陋者惟公公性訥默當

請參看卷之三十一
三
儔客中不輕出一語人或以言挑之而其
不語如故更不作雌黃口短長舌至與揚
摧事務則未嘗不侃侃鑿鑿中竅會而析
黑白期期之喙忽而懸河君子謂訥而不
椎者惟公公卽之而恂恂耳粥粥齟齬耳
見以爲木彊以爲沉至而觸事立解郢斤
庖刀所向滿志卽父南溟公官浙官楚一
切軍民重務南溟公或首尾顧竄不能定

而公能定之旣南溟沒而外侮躡踏四面
敵至諸伯叔日欽京柄愒不能一日安而
公以其身爲長城敵卒無奈我何君子謂
質而能幹者惟公公慕萬石家風與人居
卑字磬折遁巡不卽進而意氣激發則若
時力拒來一出不可禦有舅氏秦某者授
首家奴諸秦惴惴匿跡不敢鳴奸而公獨
鳴之卒寘于法君子謂柔而不怯者惟公

公雖留意米鹽乎而實不營阿堵求田問
舍筭子母錢作分外豐殖人問之曰吾不
能爲兒曹馬牛也至粥饑者衣寒者樵櫟
者卹孤者婚曠者梁津甃道必殫于力之
所得逮而後已戊子歲大稔旣施粥施粟
而復施秘藥以代粥可三日無饑民多全
活人又以爲不自濟而濟人者惟公二八
賊睽窮態極妍之奉公一無所有而晚慕

彼家探得其術時畜肥好潔白女子置曲
房采戰以爲能呼陰嘘陽使頭髮不自神
采燁燁人又以爲不好女而好姤女者惟
公公不能臨深跡巍掇葱菁挹漣漪扁舟
蠟屐吳山越水之間而選地清溪菟裘其
上鑿池架石環以竹木禱之名卉時時黃
冠白袷挈榼而逞陶然自樂誰知三山五
嶽之爲九萬里而此之爲榆枋乎人又以

言家補種人卷之三十一
爲不好游而善游者亦惟公乃其事南溟
公與顧恭人生而沐稷醜梁問美寢扇枕
溫席之必謹既沒而徒跣躡鷄骨支床
奄然苦由殊不欲生當其兒時南溟公以
歲稔脯糜愛公而獨予之飯公不食曰父
糜兒何忍獨飯與秦孺人居莊若賓客竟
白首無間言無褻狀諸昆季宗黨有所貸
丐必慨然應之絕無難色後亦不責其償

公有二子邦卿邦孝邦卿好讀古書坐卧
萬卷中而邦孝更嗜古文詞不揣意舉子
業公第聽之不以帖括督過曰男兒在世
讀古書學古人足矣何必青紫此又其孝
悌慈愛恬愉順適本自天性非強焉者大
都卽公之外而拘儒也寒士也田舍翁也
處女子也所謂蚩蚩無所見長者也探公
之實而郭解乎郗超乎陳太丘乎樗里子

乎王祥姜肱乎是能肩鉅重濟緩急而表
流俗者矣玉而在璞錦而覆褐公真所謂
古之遺者耶公幼穎異善屬文自經史而
外諸九流百家言無乎不貫穿附離乃一
試于諸生四試于胄子而不售僅僅沾鴻
臚一命以老彼蒼者似大負公而公不屑
也公生于 靖辛丑七月十九日卒于萬
曆癸卯正 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三配秦

氏孺人子男二長邦卿邦孝邦卿太學生
卒娶太學應峯王公女次邦孝卽吾婿女
二一適侍御立齋唐公子邑庠生士舉一
適晉陵紹東謝公子啓潛孫男一惟順娶
浙江春元冲玄毛公女曾孫一熊徵殤邦
卿出不肖旣重公生平而加以吾婿邦孝
之請乃爲銘銘曰

上古醇龐玉而璞精光中藏表不足末禩

澆漓襲繁縟驕之文駑馬躅人情好耳
不好目纍纍者礫號結緣公身斤斤頭項
項其中閔深多幹局被以彛常道義沃黃
白雖耽寡情慾襟領人倫鎮流俗城西之
阿梁水曲九龍蜿蜒斷復屬維山負辰水
帶束築之佳城氣亭毒吾爲之銘是實錄

明故有道錢懋毅先生墓誌銘

蓋余從弇州公游每言東畬先生者世所

謂直臣醇吏文人善士也而不知懋毅公
之爲子旣備兵攜李延訪巖穴知有公矣
而未得公深旣與吳山人少君游謂公之
能似其父也而始悉公然不意公沒而公
之子要余爲誌也夫亡論公賢不可不惟
命卽以東畬故以弇州少君故能無一語
已乎按狀公諱蒼字懋毅其先爲何姓洪
武初有貴四公者戍都勻留其少子裕育

于錢爲錢姓裕生寔寔生達達生琦是爲
東畚先生官臨江守又稱爲臨江先生云
先生爲令良爲守卓爲郎曹諫諍爲里之
人而好行其德爲詩長卿士元爲文廬陵
臨川氏備有衆善而享不滿積造物者發
其餘於後人有六子而公居五公而外曰
蓼曰芹曰萱曰葵曰藜率嶽嶽嶷嶷而芹
舉戊戌萱舉乙未皆成進士藜爲學博其

榮施似出公上然所爲踵芳襲美紹臨江
之遺而無墜失者不於諸伯仲而於公第
五甚矣人之不可無年也公生而重遲不
好弄十三善綴文十四補邑弟子負每有
司第稅必哀然上列聲聞籍籍亡何入南
雍司成公率器重之曰此錢氏鳳毛也公
於是益發憤讀書諸鮮服美食囊琴挾劍
怒馬蹠蹠一無所好而專好書下帷鑿壁

昆季間自相師友揚摧辨難不擲寸晷謂
青紫可芥拾而臨江先生故矣諸昆季又
相繼就坳矣公以孑然一身履如棧之祚
而虞不克勝則益讀已同屋生爨噴有煩
言公懼地下之目不瞑則又讀讀竟不售
乃始廢書而笑曰吾操商彝周鼎而市六
通之涂彼涂之人誰具隻目哉書不云乎
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吾不能

正國而正家亦政也吾知所從事矣於是
爲德於宗而念族指繁夥臨江公之義田
有限則捐田而益之又置爲法月朔散給
俾無偏惠有避役而詭及公者公代爲役
不惜千緡絕無難色有殺人中法者公力
營脫之報以百金不受後且以計謀公產
以事誣公失而公悉置不問最後其子孫
相閔公爲結纓而違解其閔闔彼以怨報

言家種利卷之三十一
德此以德報怨人問之曰宗支一本何怨
德之與有爲德於親屬而母夏孺人之嫂
寡且貧迎養於家病則與內子共侍湯藥
惟謹姊嫁於祝產日削無蝸廬甌脫地爲
分宅授畝而繩其甥祝某文學蔚起致膺
歲薦爲德於鄉之人而中倭之齒則瘞受
饑之腹則粥殍則槥旣已傾囊而倒其度
則貸有孝廉某文學某死無後則殮則殯

如是者種種未易更僕公又孝友母夏性
卞急與其弟菴頤指而事母喜則喜稍不
豫則愀然蹙額必長跼謝罪有回顏而後
朝食尋母沒哀號躡絕腥去醢骨崖崖
不肉經寒燠不離服舍生而商豪艇鮮綺
穀之奉沒而鬻體飯玲屬辟玄廬靡不極
意癯腴自勤質辦而不煩弟一緡其孝友
如此公雖束服道德檢押禮法乎而多韻

致終日蕪蘭香煮月團杜戶靜坐礪硯之
聲不令入耳小庭梅竹中開三徑一時名
士如沈嘉則吳少君屠長卿黃白仲及姚
叔祥俞羨長包彥平輩至則拈韻賦詩浮
大白經旬下榻其餘俗士一切謝去不受
剝啄雲日鮮朗杖策海壖令一二小史執
紅牙歌淶水和以鶯笙象管聲入寥廓不
知此身之在裸壤間也公雖風流倜儻乎

而有智囊深探竅會里中有大故必就公
質可則可否則否片語而人以為大蔡公
與人不為狹腸亦不冷腸不作緘舌亦不
長舌不示揚面亦不嚴面蓋剛柔屈伸劑
而後出之者夫臨江有直道而公不阿臨
江好行其德而公多惠臨江表吏治而公
著里閭非所謂施于有政是亦為政者耶
公所為擊轅集多風人之致度且與臨江

集竝垂不朽是臨江赤幟秣苑而公亦捧
盃詞壇矣藉今公與永州諸君相繼物化
不令錢氏之業泯泯乎信哉乎人之不可
以無年也公老而神王健七箸痰疾數日
便作岱游宗黨聞之曰疇奪我汜毓也里
之人曰疇奪我王香也親戚之屬曰疇奪
我郈成郟鑒也家庭間曰疇奪我王祥姜
肱也而邑人士聞之則又曰疇奪我郭林

宗黃叔度也第五之名公真不減哉公生
於嘉靖辛卯歲十二月十一日卒於萬曆
戊申歲八月一日享年七十有八配李孺
人娶勅贈江陰知縣李東泉女先十一年
卒子男四人長應曾太學生娶邑丞賀東
溪女次應晉舉人娶孝廉郁雲陽女繼鍾
氏又繼徐氏文詞行誼大似其父次應會
庠生娶文學劉心齋女繼顧氏次應旨庠

生娶慶府長史黃宜川女孫男七人世越
太學生娶太學生曹全宇女應曾出世起
庠生娶漕儲副使施荆塗女世翹庠生聘
侍御許星石女世睿聘太守鍾西臯曾孫
女世儀未聘俱應晉出世 未聘應會出
世起庠生聘尚書孫簡肅公會孫女應肯
出曾孫男二人天鍾聘文學朱崑溟女天
鑑天錫未聘俱世起出女二人一適翰林

院孔目陸胥涇孫庠生堯勳一適主事彭
冲溪子庠生潤宏一適雷州府同知朱太
學生益謙孫女五人一許字庠生黃士龍
殤一適國子助教李曙巖子太學生廷愷
一許字僉憲湯龍涇孫庠生震殤一許字
通判徐兩山孫某殤一許字應天府治中
鄭思泉孫某曾孫女四人一適總戎彭對
薇子宗因一適英德令陸陳元子祚昇餘

未字應曾等將以 年 月 日
扶柩葬於珠丘臨江公左乃爲銘銘曰
諸昆天矯爾獨迍邅諸昆不祿爾則永年
箕裘堂構絜爾獨肩詩書禮樂絜爾獨傳
非爾之以澤胡以延羣玉星紛爾收其全
澌浦汎瀾石帆蜿蜒豐碑巔屨涵雲吐烟
吾文非諛爾石與堅

碑文三首

明繕部員外郎繹泉凌先生暨元配
包宜人合葬墓碑

凌之先爲周凌人因以官爲氏至宋而有
爲平章景夏者至元而有爲秘書監時中
者翰林學士懋翁者至我

國朝而有爲治中賢者都侍御晏如者黔
博士震者比部郎約言者率貴而能賢家
聲不絕約言實生公公少穎異善屬文甫

就學使者試輒冠試者乙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工部郎夫工劇曹也又當三殿災世廟束濕甚貂璫因緣爲奸至繁鉅矣公以年少書生動如老吏用本署兼他署一人攝數人事咄嗟辦之十壇之役用陶三百萬貂璫匿舊陶而責新者公控而出之不假一緡而陶用足卽巨璫憾甚勿顧也友人董傳策論相分宜不法事就

逮緹騎公請于司刑者寬其杖母得杖直臣又出潞河涕泣送之歸卽分宜多方偵伺勿顧也刑曹郎陳繼死其子僅十餘歲呱呱而泣囊涇不得治行李公爲經紀含殮導廣柳出疆直抵其家卽傾橐中裝勿顧也尋有荊州權稅之命公力辭不得強而應之故事赴權必謁相嚴又謁其子蕃去亡何必重貽相亦貽蕃公悉罷不事第

飲江陵水以時放商旅而已不十月而鑄
秩之報至蓋公以強項故相臣肆螫巨璫
含沙因爾不免而公亦勿顧也從左遷得
定州倅公廉于定而知蠹在馬政則調馬
政巨室濫用有禁奸民匿販有禁官自爲
牧瘠疲不中式有禁馬戶悉以歸田而定
州治從定州攝晉寧公又廉於晉寧而知
蠹在橋梁則議橋梁度水之淺隘而定橋

度橋之廣狹而定木度木之多寡而定價
木從官貯價自帑出而晉寧治從晉寧移
大名又廉於大名而知蠹在冤獄在巨猾
則理冤獄而除巨猾有李高者乞人死其
門仇家持而陷之辟引繩批根連斃三四
命公訊得其情立罪誣者而釋被誣者沙
河耿思讓交通綠林白晝剽劫以其貲結
納縣官官爲所餌任其跳梁公密計格殺

之并創餘黨數千人兩蠹去而大名治從
大名移吾常州丞又廉於常而知其蠹在
黠盜吉三睦諒出沒江海間莫可誰何有
司以失捕故徃徃奪俸則爲檄壯士某匿
作亡命雜置徒侶中積久莫逆誘入狹邪
所酒半擒獲而常亦治乃其立保甲行條
編則自倅而別駕而丞無不精心自定而
晉而開而大名而常無不宜自郡伯而監

司而中丞而直指無不稱善至使侍御龐
公昉之而行于浙又廣之而行於海以內
矣公烹鮮飲水所在名埠起朝議方欲還
公而天雄直指使者忽據拾浮語論之蓋
先是公與真定守以革去吏農班銀齟齬
不相得直指守執戚也因而中傷是長吏
肆螫僚友含沙亦如京邸故事乎時公方
年三十八耳比部公亦尚亡恙公喜曰吾

歸矣吾奉吾父山水間矣比部公亦喜曰
兒歸矣吾得偕吾兒山水間矣歸而花之
晨月之夕長輦比部公於烏瞻浮玉箬溪
茗雪間微哦清嘯踏莎藉草以爲樂包宜
人又能治脩灑設酒漿延引賓客佐之公
治數椽疊山鑿沼雜蒔花木非奉比部公
寢輿輒讀書其中伊吾若下帷士包宜人
又能勤覈臧獲綜理一切內外使公無內

顧佐之宜人有子湛初潤初率美秀而文
趨庭揚摧公時時校刻若萬姓統譜名世
類苑諸書傳布天下天下無不知有凌氏
書者包宜人又能引掖其子俾家自師友
佐之亡何而比部公沒公跳地大慟幾不
欲生宜人又能哀毀骨立盡孝道佐之亡
何而湛初沒潤初又沒亡何而包宜人亦
沒公乃仰天太息吾豈其伯道耶遂繼娶

于蔣爲蔣宜人蔣亦有令德能婦道而公所念于包不輒也蔣亦遂有子濛初浚初亦俱有文章而濛更奕奕風氣日上勝其亡兄而公所念于包曾不輟也公從田間父老與里巷小兒杯酒談謔致足適一切干旌往來不問浙之臺使列公名于薦剡者三而公不問公雖一意山水游乎而急難者以爲郭解閩闔者以爲彥方困乏者

以爲景興旣已見德而人德與不德不問歲已丑大祲公出倉廩粟千餘全活人亡筭又致書當道極陳利害狀得請蠲歲輸者半人盡尸而祝之而亦不問曩所賻比部郎陳公子應芳視浙學政思以千金報公謂得公一見便爲之地而公亦不問夫公材而能理家國也節而能輕權相重丘壑也德而能惠蒼赤活里閭也意念而能

可屈可伸可得可喪可以屈伸得喪倏然而來倏然而去而若亡有也是公之生平而總之才識廣矣公生于嘉靖己丑八月三日卒于萬曆庚子十二月十五日得年七十有二包宜人生于嘉靖庚申六月十九日卒于萬曆乙巳九月六日得年四十九有六諸子姓姻婭詳具別誌不贅爲之銘銘曰世附燠灼公獨藐諸人畏盤錯公乃

裕如衆以強仕公壯而歸誰不封殖公惟著書孰念緩急公也好施故官雖不逮而有子可繼厥配不偕老而皆宜天所畀于公者或不足而留于公者若有餘噫嘻

明故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浣桂朱
公墓碑

方伯朱公于戊子秋卒距今二十年至庚寅冬而葬距今二十有二年計墓之木林

林矣而大行郭君委使數千里持其次子
期昌所爲狀請文勒之碑曰吾受朱公厚
恩不啻子姓願得一言以碑有道此其誼
真出古人上余何設辭日公曾守吾郡余
方髫髻幸爲門下士又公之伯子期至與
余爲同年交最厚又余亦曾領郡邾城服
公桑梓懿行此而不文將其誼出古人下
又何設辭按狀公諱軫字汝衷別號浣桂

其先世居江右樂平爲紫陽先生裔從樂
平徙楚者曰顯卿公自顯卿八傳而一溪
公實生公方顯卿之初徙也卜之兆吉曰
北海有鯤乃徙南溟鍊冠丈人荷畚此耕
九世其興後而果然蓋異數云公生時有
僧持鉢過其家曰三日後當產異兒旣產
覓僧則已化去又異兆云公生不大露竒
穎器獨重遲解嬉戲年三十尚未領青衿

而仲弟已試茂材異等一溪公曰吾兩兒
一耕一讀何不可乎今去伊吾而樵藜而
公讀自如鄰盜起比閭鳥獸竄公擁敗絮
讀亦自如絕不爲意尋補邑弟子應省試
有兩狂生輕詆之旣省試第七人兩狂生
媿匿不見公踵門報謝亦絕不爲意其凝
重如此尋登癸丑進士授行人時分宜相
張甚能庇其鄉之人而公剗出舊籍不爲

其鄉之人若引避之同郡陶羽士被 肅
皇帝寵倨甚公遇諸塗不少加禮若故降
之凡皇華所歷日惟取風俗利害收之奚
囊備採擇而已其特操如此以行人高等
擢南御史會沿江多盜繇伺盜者利其餌
而縱之奸公移書監守以下曰伺盜養盜
罪不在盜亦不在卒都由所率卒者勿謂
御史懦不設吐舌幸善爲計書去而監守

以下屏息乃條畫方畧下之有司而盜一
平諸捕逐少年亡命至竟其黨與平市肆
物價令官吏不得低昂悉著之今其風裁
如此以御史秩滿陞常州太守常故饒富
兵燹之後而俗靡不止郡以凋敝公身先
率約大筵不過十簋公庭讌饗酒三行罷
去一切庭實悉貯外帑以備酬徃不入官
解而俗用儉故醇以凋敝故吏與民因緣

爲奸輕嘗三尺訟積無筭公爲爬奸剔蠹
去其舊而新之民重捍法卽有捍大辟者
公愀然不懌曰之生而求之歟求歟非吾
意也觀于囹圄而地愀隘不可托足則屋
之餒則食凍則絮病則醫藥曰之歟而又
求之生求生吾意也用此率五屬邑必惟
命乃已不惟命或面斥或密諭不少作摸
稜態而至以註誤觸長吏以執直犯巨室

必曲爲覆護若救頭然故人人自感發期
無負公其廉惠寬平若此以常州守高等
擢陝西按察副使人以爲遠曰人臣憚遠
乎旣至而西羌入寇人以爲難曰人臣避
難乎乃城金川乃選精騎虜入出精騎千
餘格鬪之而公自持短刀當其後虜盡駭
散獲牛馬以穀量至厯 天子賜金幣文
綺加等然陝實難于餉以吏胥與諸侯王

官相率而漁其中莫可究詰公詰得請于
上而寘之理官吏無赦卽諸侯王亦無赦
餉以大清至巡茶御史每得一小醜輒附
之法徃徃就斃以爲故事公力請御史此
輩無知入井大可憐惜因多調罷又未嘗
不從寬恤也其方畧猷爲如此以副使秩
滿擢雲南叅政徃藩臬初履任必謁黔廟
謁必叩首階下公謂我與若咸臣事 君

而又欲臣我乎不屈黔國度不可強第延
入廟門頰首而已其彊項與行人時道遇
陶羽士同滇有銀場所委官多乾沒場銀
自高其橐及事發則駕禍齊民以逃罪公
于諸乾沒者悉用三尺從事與陝西時逮
侯王官吏同所駕禍齊民盡尋繹生路輕
其爰書亡慮如千人得免于歿與守毘陵
時生活人同亡何擢浙江按察使又擢雲

南右布政使而姚恭人計至矣居姚恭人
喪公已近六十作孺子慕柴而立亡何而
一溪公又逝矣居一溪公喪亦孺子慕柴
而立當此兩喪中時時掩骼施榘賻葬粥
饑療病好行其德絕無小草意而兩浙之
命又下不得不爲一起時江陵相張甚有
父喪衆率以千百金賻奠而公獨兩縑又
與行人時引避分宜意同乃分宜安之而

江陵甘心焉竟以老去也豈江陵比分宜
毒較甚耶天所以成全公者至矣公去而
錢塘送者以萬計及經毘陵而送者又萬
計至上金焦而公徒步若飛送者曰大夫
何老也老以不屈耳坐客有指江陵而詆
詈者公噤無語曰吾真老矣又與諸生時
忍兩狂生意同公歸而復好行其德所爲
掩骼施槥賻葬粥饑療病亦與居喪時同

而晚年更好養生家言諸陰符大通五厨
赤文盡手自抄錄人謂公可不死而竟死
也歿之日有淡衣玄裳者環牀而相請其
去而清都玉虛可知又與初生時遇異僧
事同大都公生平不憇憇示牙距而才見
不亟亟獵聲譽而名章不沾沾博權娛而
惠晉不斤斤傳檢押而守堅若湍激若澹若
執若通而立于大中之涂于鄉爲長者于

國爲老成人于士林爲君子故其與有異
數其生有異兆而其沒也亦有異徵豈偶
然哉公生于乙亥七月初九日卒于戊子
正月二十三日元配張夫人生長子期
登甲戌進士第官至河南懷慶太守有文
行先公一年卒婦胡氏遙滕碩人生次子
期昌邑廩生婦李氏女一適貢生王三輔
孫一朝鼎孫女三一許聘憲副李幾嗣子

生瑤一許聘孝廉桂凌雲子初芳一許聘
大叅王希元子三呼墓在游河華桂山之
陽銘曰

丈人者何鑄冠翩翩八世力耕實開公先
異僧者何爲公前身歷七十年名遂業成
玄裳者何乃天帝使上彼白雲久而不灰
容之者何奸相分宜胡奸而容天欲成之
尼之者何寔惟江陵豈其善尼安公暮齡

銘之者何梁谿鄒子信而有徵是曰惇史

始祖宋龍圖閣直學士道鄉鄒忠公

祠碑

蓋嘗尚論古之豪傑其立身行事必有不
可磨滅之真而後能孚豚魚動幽靈補天
之缺迴瀾之狂名與天壤俱而功與金石
貫卽以其澤貽之子若孫猶發祥流慶繩
繩不啣藉今翹竒釣詭枕衾之不愜而僅

以貌事事彼其人縱隆鑠一時塗天下耳
目久且澌滅煨燼如曹蜍李志奄奄無生
氣于以衍芳郁而永世澤必無之事也吾
始祖道鄉公孤忠勁節組經繡史談天人
湛道德嶷然爲時重望由元符迄今凡數
百年所矣而人且以爲干逢且以爲曾閔
如一日封以內簪纓逢掖田畷市氓皓首
毀齒無不知有道鄉也者而頌說之如一

言家都種卷之三十一
口其貽澤一發于豫章而祭酒公守益紹
明濂洛菁莪作人再發于隴西而中丞公
應龍効相分宜伊子世蕃棄市大奸斂跡
三發于梁谿而吾祖汀州公子進制馭洞
獠賣刀買犢閩以安戢卽以迪光之不肖
而猛自拔濯守官守身慎若處子名挂人
倫中其間朱紱青衿韋布之屬履家乘而
欣喜慕樂之者如一人竟公之身不能得

蔡尺章惇諸元符小人之志而能感鳴狐
出井泉潛孚于心思智慮之所不及此何
以故公所爲立身行事者真也蓋公青蒲
泥首極諫廢后事批人主逆鱗引其衣裾
至欲垂絕旁睨者喪膽奪魄而公不少顧
慮其諫諍真貶新州處昭州間關瘴癘山
魃水恠野俵木魅之爲曹偶而無纖微排
惻怨懟其夷險直履繩蹈規儼然洙泗之

學束之躬而著之言而中與外俱形影無
忤其道德真公自爲兒時卽懼夢祖先卧
必交手孩提之慕老且彌篤其孝真真則
不賣直不沽忠不見德不飾之廣厦而弛
之屋漏真則無援無迫無覬無待無趨無
避無悔直以鼎鑊爲衽席斧鑕爲華衮蠻
煙瘴癘爲樂區羊腸鳥道爲康衢生歿爲
日暮而一意格宸衷扶國事培植世道之

爲孜孜故其人在千百載之上而其精神
意念長在千百載之下彼千載而下其人
與其後之人有不欣慕愛樂尸而祝之者
非夫也中庸之論天地曰其爲物不二則
其生物不測夫不二者真也真故時行物
生川流山結鳥飛魚躍極而至于珍祥奇
異以興以育公亦猶天地之爲物而已輓
近世悻悻自好逞于一擊投荒落魄咄咄

書空禹行舜趨而中非其故鴟張狼籍用以借資亡何石焰草露銷歇殆盡不視公媿歟哉不視公愧歟哉舊故有祠而無專祠不專則凡我子姓不能以時對越故以建祠屬毘陵而大材爲政祠成而祭不可無田則以祭田屬梁谿而不肖爲政祠成而田繼之於是不肖濫昭穆之長聚衆而詔之曰凡我子姓月朔有謁冠娶有請出

入有告春秋有禮祀過必下車必趨不則請于靈而扶之無赦則又聚衆而詔之曰凡我子姓必馨乃黍稷潔乃俎豆膾乃羊豕望門而秩秩歷階而濟濟卽位而翼翼執事而廩廩道迎釐祉以虔以惕毋或崇靡文而怠乃志則又聚衆而詔之曰凡我子姓必惇詩書習禮樂砥礪名號居易安業不欺其衷毋或徒事禮典而忽其家乘

夫祀公之靈不若襲公之武襲公之武不
若得公之真蓋公以其真精神貫天下後
世與其子孫而後之人不以真祀公非善
祀公者也乃爲樂章三闋辭曰蒞紫極兮
坐天閭左文曲兮右奎章射虹蜺兮戮天
狼矚故宮兮未央灑朱淚兮塗魚腸日之
吉兮時良扇清飈兮雲開張旛連蜷兮下
扶桑衆踉蹌兮辦裸將延靈旂兮渺以茫

來不來兮心芻皇

右迎神

華堂兮繡戶肴

核兮清醕考鐘兮伐鼓羌紛紛兮式歌以
舞靈之來兮下土祝申申兮告予不寧兮
帝所司玉牒兮芻午痛宋祚兮丘墟心慄

慄兮淚如雨

右降神

驂文虬兮駕兩螭竦

長劍兮光陸離排閭闔兮還帝居錄風伯
兮賚雨師與下土兮長相期福我子孫兮
以恬以嬉

右送神

行狀三首

明故誥封中憲大夫湖廣黃州府知府先府君行狀

吾先出自宋龍圖閣直學士忠公浩公爲元符建中名臣忠孝節義文章道德天下後世所奉以爲楷模者也公有弟洞洞洞舉進士亦有行誼能其官生子樸贅於吾錫陳氏因家焉十八傳而生曾大父鉦履

坦公履坦生大父子進右湖公官汀州二守純樸無僞內行整整能以忠信恩意化其蠻洞之人經三年不行劫所全活生靈以萬計汀之人特祠祀焉至今不輟大父子三長懋昭次懋和又次懋中卽吾府君也字汝立別號逸野生而聰慧超穎丰姿挺秀望之如壁人大父絕憐愛之撫其頂曰阿季可兒十三歲能屬文多讀諸子百

家書長與兩兄試課必勝其兄護所賞隄
糜不律側理諸物獨多玉峯魏恭簡公莊
渠先生當時講道論業紹洙泗之傳世所
稱理學名儒者也與大父友善呼爲小友
玉峯梁谿雖相去二百餘里而往來不絕
每見吾府君必面試之書則書文則文靡
所不當意恭簡公擊節不已曰吾有一女
孫可相許也立許配焉亡何而恭簡公之

子天其子之子亦天乃強于大父而贅吾
府君居二年補其邑弟子負方下帷怒憤
囊螢鑿壁謂青紫可芥拾而恭簡公逝矣
公卒之後一切鉅細事皆吾府君與其嗣
君分日而理拮据劬勤因於舉子業不能
大實力而藻思日加削居三年而吾母又
逝矣外王母吳孺人念府君之無聊而吾
輩無所護養也趨今置適府君堅不肯曰

昔人喪妻不娶人問之曰有元華善也吾
 兒尚在抱未必元華而既已有子胡汲汲
 為且鷄鳴傲戒髣髴在耳何忍人若是居
 四年吳孺人又逝恭簡公之嗣君又逝魏
 室虛無人勢不能以他人子立於魏氏子
 姓之中而為蒸嘗主乃歸梁谿其時有膏
 腴田一千二百畝廣廈一所陂池園林四所
 悉恭簡公手自為券而授之府君者即鬻

之而歸何所不可乃悉以還其族之人不
 一染指曰吾家薄田敝廬亦足栖食必他
 人產而生活乎吾受恭簡公恩不能報而
 又有其產非夫也既歸而大父以屢蹶南
 宮謁選人得溫州別駕去之官長伯舉孝
 廉讀書次伯任家督綜覈外內事府君獨
 掃除居室前植葵榴梅李芍藥芙蓉辛夷
 木蘭後植篔簹千章葳蕤婀娜前後映帶

于其中藝蘭香鼓朱絃作雲林畫摹鍾元
常字法讀虞初齊諧山海水經諸書非甚
風雨作崇輒命籃輿操木蘭從山涯水澳
蹋莎藉草弄烟霞討論泉石性喜方外客
坐無緇衣黃冠意便不樂山水之間每作
道人裝亂衆衆見青鞋鶴氅捉玉麈謂何
物逍遙若神仙中人而不知其爲府君也
興至上胡姬酒樓蹋鞠博塞執紅牙檀板

按梁州子夜觀游龍濯燕角抵之戲大聲
叫嘯上破寥廓而實不絕纓滅燭惑溺忘
返作狹邪人氣府君已不復置意文字而
心猶怏怏謂始吾讀書妄意一第爲囊中
物而今已矣吾負恭簡吾負恭簡府君雖
好游然無床頭金可揮擲居恒食不兼豆
身不重綺蓋大父業故薄又爲兩兄所掌
握不得而有之人或嘲府君向有魏氏物

詩象者種不卷之三十一
吳
在不可付酒家胡乎府君笑而應之與其
付酒家胡孰若完魏家壁也大父居溫州
時以書召去府君僅攜兩簾往已抵衙齋
一月而人無知者已知之僚屬以下所致
筐篚酒脯無筭悉稟於大父命不受頻行
餽贐長亭約二百餘金亦托于大父命不
受時大父方督造下海樓船千餘所管散
緡錢數十萬故事材官將作與當事者十

而爪分其一大父以不染故餘盡斂手避
去抵途之半有材官某者餽以千金冀得
一家書爲聊城矢而府君更正色斥之不
受第上華蓋山觀黃帝容成子論道處登
吹臺而彷彿王子晉吹簫駕鶴從雲中來
於江心寺上將水雲烟月梵影潮音而徘徊
焉盡納之奚囊爲永嘉腰纏而已大父
從溫之別駕移閩汀州一守念府君甚又

以書召去汀故饒而又其時法網踈甚一切讌饗酬酢長吏無所禁革大父固嚴潔而習俗由來人不以嚴潔故廢府君至諸設席者餽貽者去而祖帳者居間造請者什百于溫而府君之峻却之復加于溫亦僅登七臺而覓劉仙蛻化之骨上越王臺而覽無諸拒漢之跡躡烏君嶺道人峯而搜徐仲采藥龔聖乘龍之處自喜勝囊金

百倍兼攜山杏膏二甕以歸耳蓋府君性嗜甘故以此物爲至味梯山海而歸之此亦伏波薏苡之意也尋大父以丁曾大母憂歸諸子若孫逆之樵李伯父輩爭訊月俸有無而府君獨問山杏膏何在急索之大父母笑曰老兒尚作孺子態何不須乳而須膏也衆舉失笑尋大父染痰疾多遺忘不大省人事而健如故府君朝夕衛護

言象者補卷之三十一
若乳母之護其子齋居而彈棋啜茗焚香
捉塵則奉而齋居山水之間蒼崖碧樹清
波容裔親禽魚友麋鹿則奉而山水花之
晨月之夕傳籌命爵藏鈎射覆卜晝而夜
則奉而花晨月夕大父喜則府君亦喜大
父稍不愜而府君便感額攢眉多方思得
其故獨舞樓歌館不敢奉以待耳而當清
歌妙舞之時意未嘗不在大父也尋大母

沒大父相繼沒府君哭泣哀踊至不欲生
三日而後食水七日而粒七越月而後食
肉雖王戎和嶠未必勝此先是不肖女弟
生九日而吾母亡大母卽懷養之當大母
亡時女弟亦已十餘齡矣病中與之二百
金戒勿洩至所藏三千餘金則欲私吾府
君授之葦蕤使自戕篋府君辭之曰此非
治命兒不敢從後竟不知落于何人之手

詩象有種 卷之三十一
既目瞑而次伯至自鄉按遺金不得拷掠
無數府君止之越六月而長伯至自官按
遺金不得復拷掠無數又府君止之不然
者銀未必出而此屬糜爛矣已分田分房
屋分衣飾之類府君讓美者而居惡者大
父之女金大姑寡而孤府君復以所授衣
飾盡以相貽卽女弟所有二百金亦令出
之作三股散曰吾何肯私一錢也已終喪

乃一意行樂事居必清尊綠綺茗椀香爐
行必籃輿欵段簫鼓飛廬坐必紅妝粉黛
酒人詞客入耳必鸞笙鳳管鵬絃雁柱悅
目必繁花麗卉魚龍角抵無晨不花晨無
夕不月夕無地不歌樓舞館直以此爲飲
食以爲衣被必不可少之物而有之然亦
時一攤書作畫摹字帖課五言七詩詩簡
談朗暢多白家門風斤斤禮度自規不絕

言家者稱
卷之三十一
纓滅燭惑溺忘返復如故府君嘗自言曰
人生石火電焰條風之時麗耳吾墮地五
十年幸承祖父之庇得以優游自適第不
知後此而暮年何如倘前承後托始終無
恙吾效尚子平矣癸酉不肖中南畿試明
年甲戌中會試授尚書郎府君貽書不肖
曰吾家自忠公而後數百餘年無表表者
吾外家自恭簡公而後垂百年無聞者汝

性質不凡非碌碌曹伍兩家典刑具在汝
勉之母墮節母矯迹母違古先哲言母失
赤子心母負國家作養意升沉顯晦進
退遲速有義命在一切聽之若汝父無他
意念待汝而作山水間人吾志願畢矣不
肖得書置之座右時時觀省卽以彼其時
弱不解事而得勤于官無墜名教者府君
之力也越三年而封府君如不肖官府君

乃大喜乃更一意行樂事而稍張飾之酒
加而香肴加而精左右之僕加而有幘有
屏舟車加而寬廣遠則天台赤城仙都四
明括蒼宛委九華黃白岳近則石城燕磯
牛首華陽射陽刊溝金焦蠟屐無所不到
彼桐棺唐貢罨畫善卷支硎佻伽鄧尉靈
巖特几席間物耳忽一日念蘆溝琉璃督
亢黃金臺長楊上林西山壽陵之勝則策

一蹇驢至京不肖於順城門外接見執府
君手大人勞苦府君曰吾與勃窣在西山
無勞也居京月餘一切親朋仕宦不一接
見第屈指諸宮殿諸壇墀諸院寺諸山諸
川可若干日了吾事則以若干日了之既
了便掉頭去仍蹇蹇然策一蹇驢逞不肖
輩留之曰京塵眯目障不見天日安得須
臾忍耶中間或遇有紅妝粉黛戩朱唇而

請家者種之卷之三十一
歌白雪亦留連日夕而卒不道姓名問則
指他人以應其斤斤自規不絕纓滅燭惑
溺忘返又復如故尋不肖從曹郎移守黃
州居三年而又封府君如其官府君更大
喜念生平暮赤壁黃鵠西塞玄岳之勝則
駕而之黃州居衙齋數日卽便出遊尋由
越兵使移楚學使則又念祝衡瀟湘之勝
駕而之武昌居衙齋二十日而出游此兩

官衙悉假以青衣出以青衣入人無知者
所至必有詩但寫景寫情寫自己胸次不
以示人人亦無知者府君以父故之官邸
者二以兒故之官邸者三以父故之官則
飽吹臺七臺華嚴仙嚴之勝以兒故之官
則飽赤壁黃鵠謝羅祝融瀟湘之勝溫之
產有葛布統扇木盆盂之屬汀之產有伽
南香土布之屬楚之產有蘄蛇竹簟洞錦

詩家補遺卷之三十一
之屬薊門之產有鈎欄香蜀筵之屬尚不
挾一縷一銖一握以往而裏蹄可知矣尋
不肖以中萋菲罷官府君聞之絕不介意
曰世路羊腸人心鬼魅今時爲甚吾兒如
絃如矢焉往不黜九龍之山二泉之水可
漱可枕考槃其間枕流漱石何所不可耶
吾生平如鷓鴣偃鼠志願易滿吾與兒要
天之幸被紫橫黃亦已足矣必藩臬不已

而開府開府不已而八座八座不已而台
鼎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而可待乎仕宦不
止車生耳此正息肩之日矣旣歸見不肖
無幾微悒鬱欣然謂不肖兒大丈夫當如
此汝未知游吾教汝游於是每巾車出郭
賣緣山岳沙棠蓮葉演漾清淺選石布席
臨流濯纓引鮮摘甘必呼不肖與俱卽二
八在坐亦弗引避不肖或踧踖縮胸府君

言家種和卷之三十一
五
輒大笑老官家見女婦人尚忸怩顏面若
小書生態乎得無令東山笑人旁者亦大
笑其時府君僅六十有三耳明年加四乃
盡棄游觀歌妓之事而日栽花種竹盆魚
籠鳥畜鳧鷖鴻雁於方塘之內而觀其戲
藻唼荇頡頏上下匿則以木魚聲呼之羣
然聚止隨意放杖郭外遇僧徒道侶所知
交人坐而清言不覺日下如是者二年則

又棄栽花禽魚之事而從黃冠游窈窕兒
姪女金公黃婆安爐立鼎採藥還丹諸秘
術行之數月自謂能以神馭氣以氣歸神
由泥垣鵲橋丹田入尾閭復由尾閭上衝
泥垣河車轉運循環不絕三關開鎖百骸
朗暢大有所得而又以其緒餘爲采戰陽
張陰順精氣不泄以外藥而助內丹如是
者三年則又棄黃白刀圭之事而事佛謂

人生在火宅中四威儀內與七賊相侶六
鑿爲伴五蓋作友朋如蛾撲火如醯入甕
無有出脫處不於其時起勇猛念頭將一
切煩惱顛倒斬破截破回光反照見得自
已妙明真心他日無常到來將何下落地
古德云火宅塵勞何時是了安樂得一日
便是千萬日樣子此言雖淺大道具在乃
築小樓三間居彌陀大士勢至各一軍持

捷椎瑤函寶藏種種圓滿幡幢華鬘離襪
旖旎梅檀香氣裊裊郁郁使人生懽喜心
晨起頌法華心經彌陀觀音普門品各二
徧徃生陀羅尼呪各二十徧日暮如是而
徧少殺期望亦如是而徧有加禽鳥魚鱉
蝦蛙之類至則易以青蚨放去不於市肆
間有意求之求之人將羅網以致放猶不
放也佛事畢始出見客清言斐豐超超玄

著能使人開苑塞而消鄙悒計一月內佛
事居六山水居一歌舞居一而青樓二八之
事則若無若有矣諸持籌鑽核向鄙不爲
今盡擲之蒼莽之野矣居又二年自念桑
榆日薄四大無常則益盡棄他事而專佛
事有餘錢剩粟則棺無棺者食無食者衣
無衣者娶不能娶者葬不能葬者或不肖
爲其九而府君爲其一或府君爲其九而

不肖爲其一期於功德而無分彼此不肖
曾於惠山建法堂集苾芻其中朝鐘夕唄
海潮之音達於殿外又曾舉族之貧且病
者日給米一升人以數十計而米以數百
計一時給散狼狽相負纍纍田野間府君
大喜曰兒爲大檀越吾亦小施主異日龍
華會上當讓汝一位也不肖應聲曰兒何
敢兒何敢大人純是白業兒歷官中外爰

書鞭笞豈盡中情法黑白參半兒甚憂之
他日若墮疑城還望大人以慈悲心接引
上路耳先是吳門人有所負欠不免相索
自奉佛事後效馮懽故事悉取篋中券付
之祖龍如張某等薄苛田二十餘畝錢某
等閭門市屋二十餘廛王某等子母錢三
百餘兩合之銀一千三百兩有奇盡置不
問曰非渠負我我前生負渠今適相報母

相迫也有女某者悞聽妣者言用五十金
某者三十金娶歸既至而眇左目一短臂
爲贈所着衣珥遣之而不責其金有酒徒
某者使酒而詈于門府君偶出遇之詈罵
不止以溺溺府君衣鄰右咸爲不平將攘
臂毆之而府君禁不許曰被酒耳庸何傷
詰旦猶問蒼頭昨夜酒徒得無爲衆傷否
蓋至是而無論一切卽煩惱怨德人所不

能盡遺之事又皆擲之亡何有之鄉矣此
由府君所得于禪力者深也府君於前三
十年多置姬媵後房林立而無偏心作平
等施上者爲一等若簪若珥若衣若被若
飲食若床第梳栊等無異次者爲一等若
簪若珥若衣若被若飲食若床第梳栊亦
等無異然有均愛而不弛禮度女巫比丘
尼不內入言語嬉笑不外出即或分花簾

畔乞巧星前亦寂無形影誼謹至于梨園
般演走馬架索經歲不一接目人服其嚴生
平不肯短長人無論大事細事大故細故
顯失陰失不加一字指謫一語非議旁有
指議者佯以事逸去或用他人亂之與人
交雖臨絕而不一出惡言人服其厚當其
少時不輕長者稍貴不輕賤者既老不輕
幼者雖所與朝夕居處之人亦不以褻見

不以譎往卽觥籌襍沓廢禮數之會而亦無情容人服其謙家庭不置擾撻臧獲有過止呵責之甚怒則以手擊其頭面數反而止然實自痛其手無能痛人之首每外出篋中所貯金半爲奴輩竊去不究抵家內侍者問何以不究曰餘皇客舍豈拷責人地無益徒長其惡耳吾付之不問而待其自悔亦或一道也且吾不善勾較尚在

疑似有無之間而輕拷責人何忍人服其寬府君於事體能先幾照灼得其竅會若觀火所言善敗得失歷歷有據若卜筮從所據而驗之事後毫髮不爽若持左券故雖不事事而事集人服其明不喜從貴人游間一延接而踈目簡節泰然自若口期期艾艾不慣作調語絕無脂韋便給之態人服其正大都府君有尚平之興致有阮

籍之風流有太丘之至德有濬冲之孝懿
有萬石君之慤慎有本初之辨悟而至于
暮齡則有老氏之玄通有薄迦氏之解脫
蓋始以儒旣以俠旣以玄最後非儒非俠
非玄直入空門望道岸瞻金繩以淨土爲
歸宿之地而今果歸矣四大有盡神明無
盡如鳥歸林如雲還山府君死而生也形
景無從音聲永絕恍惚夢寐若來與游是

耶非耶不肖則生而死矣嗚呼哀哉府君
生平不自營一室架一石鑿一渠率仍其
舊而稍脩緝之然實多泉石亭臺之好頃
見不肖日治土木日課烟霞小有結構于
惠山之麓每旬日一往因而投息蘭若談
說因果不啻身游兜率意甚怡適而今且
已矣嗚呼哀哉府君性不耐酒善噉食神
氣王甚惟是往年一蹶竟傷其足然猶自

詩象者種之卷之三十一
慰解曰禪家得力處全在蒲團吾藉此而
結跏調息默照內視甚善吾視遺足猶遺
土也故神加王七箸加進再生二齒自謂
百歲人不肖輩亦謂是百歲人而一旦痰
氣攻中溘焉長逝嗚呼哀哉卒之日兩頰
紅暈有喜色絕無綿篤洒然而去問之事
擺手不荅信所得于禪力者深也府君生
於嘉靖戊子三月初一日卒於萬曆己酉

十月初五日享年八十有二娶吾母魏氏
以不肖四品滿贈恭人將是年十二月廿
五日啓吾母兆合葬焉不肖椎不能言之
而文痛不能言之而詳敢泣血搦筆具約
略於 明公之前惟 明公昭代斗山稅
林宗匠片語隻辭可勒金石可垂天壤倘
哀其誠而賜之一言以爲墓中之藏不肖
輩生死幸甚諸子姓序次謹列於左

明故誥贈恭人先母行狀

嗟乎不肖之操筆而狀吾府君也涕淫淫下漸漬于几案間而不能已也猶可忍也不肖之操筆而狀吾太恭人也舉六十年之血淋漓滂沱肆出而不能止也則不可忍也何也太恭人之棄不肖而逝也不肖僅三齡耳蒙蒙然如未視之狗饑飽寒燠之未知而何以知吾母也故音聲未知也

顏面未知也氣體強弱未知也舉動未知也飲食嗜好未知也而何以狀吾母也亦當舉而問之知者而以數十前年之人想像疑似于數十年之後夫誰得其真也卽得其真而吾不敢遽以爲然也而何以狀吾母也夫爲人子者至於不知其親而強爲之言以他人疑似想像之說加於吾所自有之親此終天之恨何可忍也夫不能

知不能言而必欲爲之言請從府君之所
述以述其梗槩而已蓋府君時時爲不肖
言曰汝母九歲而識字十一歲而讀內則
孝經列女傳諸書十二歲而通其書之大
凡十五能以文家字帖摹倣作小字十六
七能讀唐人詩數百首解其意至于鍼繡
縫刺不習而辨多所妙創越于人數等是
汝母之慧也雖歸于吾而僅一至吾家甫

半月吳孺人便促之歸此半月者鷄方鳴
候姑於榻怡氣柔色問美寢否夜俟姑息
乃息不息不敢以倦請諸所隆殺行止一
稟於姑姑大喜曰貴家兒那得有此旣去
卷戀低回執手惜別痛哭流涕鼻如懸河
歸而畜兩健足遞相奔走甘鮮滫瀡不絕
于路稍一痛癢亦必相聞病死之日他無
所言獨以不得事奉舅姑爲恨曰吾爲婦

而不能一日爲婦何以稱于世曰儒家女
此汝母之孝也吳孺人愛之甚多所冰紈
霧縠珠璣瑋瑋之屬而匣不一御布素衣
簪瑩然楚楚遇月朔大禮纔一被繡珮琚
亡何又解去矣甘脆當前而每食止一肉
或一蔬一腐謂柰何以口腹暴珍此汝母
之儉也性喜書時時讀書几席之上金剪
牙籤參半而列至於程督婦女若而人其

織其紡其刺羣之一室而察其勤惰按其
巧拙篝燈熒熒丙夜不已不合則自爲之
式而使之式此汝母之勤也吳孺人總內
政有所捍格艱阻不可分理之事必詢於
汝母而行寬髀立解米盞出入錢子母得
一鈎校而銖銚不爽此汝母之敏也汝母
於吾處數年不輕一語笑晨起方辨色夜
睡深更冠簪衣履儼然自若不以方起亂

以欲睡蒙茸此汝母之莊也婢嫗之在左
 右者無間老幼勤恤周護渴飲饑食涼而
 絺寒而纈絮必先其上之人至于乳母輩
 則以已食食之以已衣衣之稍有疾病親
 視之慰之令婢女撫摩之此汝母之仁也
 夫慧也孝也儉也勤也敏也莊也仁也皆
 女德也婦道也而汝母兼之者也府君之
 言如此夫知吾母莫若府君則不肖雖不

聞而猶聞雖不見而猶見雖語言嗜好之
 未接而若侍吾母於四十年之上此庶可
 狀吾母之萬一者也而又有魏氏一老嫗
 曰吾侍太恭人三十年不一露體夏日沐
 浴擁蔽惟謹僅令一小婢執悅而侍而婢
 亦無從窺竊此言吾母之莊與府君同有
 一老奴曰吾管庄田若干累歲委積卒難
 計會吳孺人怒之甚太恭人一舉手握筭

判若黑白而孺人怒解此言汝母之敏與
府君同吾乳母瞿嫗則又長爲不肖言曰
汝小焉知母汝太恭人色頰頰如也語笑
熙熙如也衿裙大練斂華就撲秩秩如也
在母側而夔夔如也戢戢如也退而思其
姑之不得奉事而悄悄如也淚簌簌如也
此言吾母之孝與府君同數者同而餘又
可知矣夫吾母墮地爲人僅二十六年耳

計其成人不過十年耳名爲婦而舅姑異
地也妯娌隔面也蒸嘗井臼之不與知也
身居華胄艱難險阻之不與嘗也傳母之
不敢有所督過也而猶能孝能仁能勤儉
能敏慧若此藉令處貧約而歷多艱又何
如也此所爲可述者也然非府君言而何
以述矣今吾目不見府君而耳不聞府君
所言吾母之聲此不肖所爲泣血淋漓仰

天哀號而不能自忍者也母恭人太學生
魏慥女恭簡公魏莊渠先生孫女生於嘉
靖丁亥二月十六日卒於嘉靖壬子十月
廿四日享年二十有六子胤序次具府君
狀中

明亡弟浙江處州府學掌教平墟君
行狀

吾先自宋龍圖閣直學士忠公浩其弟進
士澗出贅梁谿因家焉十九傳而為大父
汀州守子進子進有三男長懋昭次懋和
次吾父懋中伯昭舉孝廉官寧陵今有兩
男長龍光舉庚辰進士官中秘次即吾弟
諱鳳光別號平墟蓋予與弟稱同祖兄弟
云弟生而穎異絕人丰姿朗秀七歲能作
十字對大父每羣子弟而試之對弟必先
必佳中秘兄雖長弟數齡不敢與均茵伏

也伯父墜伯母華太孺人極憐愛之曰鳳
兮鳳兮龍將不如十六歲而補郡弟子貢
踰年赴學使者試以經旨小謬誤褫去十
八歲而復補弟子貢十九歲隨以第四名
食廩嗣後所試無不高等當其時中秘兄
亦已振譽膠序鬱爲時望而長自以爲不
及伯父母顧而樂之曰鳳兮鳳兮龍亦如
之一時人人謂鄒氏聯璧也亡何中秘兄

與予同中癸酉試而弟青衿自若亡何中
秘兄又中庚辰進士授中書舍人而弟青
衿亦自若伯父母乃相與惋惜不已曰鳳
兮鳳兮胡不能如而弟猶志意勃發不自
委沮曰以吾馬齒之未長何前途之不可
策乎且也吾父若母篤望之謂何而甘以
縫掖老也亡何而伯父疾時中秘兄官京
邸弟不交睫不解帶不櫛不沐朝夕攜抱

調藥視糞延醫謁史靡所不切志哀顛穹
蒼願以身代旣卽世而一慟仆地一號動
天水漿不入者數日含歛棺衾必厚必誠
逮中秘兄歸而議殯弟故貧中秘兄願身
任七而弟任三弟曰等子耳而以貧故減
不可一切喪費悉倚質貸爲辦喪畢而家
不可支矣亡何而中秘兄故亡何而伯母
又故哀毀柴瘠不啻鷄骨諸含歛棺衾窀

窆之事兄子弘基亦願身任其七而叔任
其三弟又不可質貸倚辦亦如喪父時而
家益不可支矣旣免喪以歲薦謁選得太
倉訓時相國王公爲其鄉之人方居家冠
冕趨赴恐後而弟怛然處之不加諂兵道
鄒公素稱同宗口雖不言而意誼相屬可
附之以起而弟自率其分如禮而止若亡
有也者不加阿婁士故莽莽有以兄欺弟

者有以第欺兄者悉鳴鼓攻之士以輯志
 不少假借比時有崑山訓彭君與弟均有
 聲譽長吏欲兩薦而無其例弟力讓之彭
 曰職未桑榆而彭將崦嵫彭一失不再得
 職暫失可復來也長吏因舍弟而之彭不
 少競當弟之太倉時會學使者方校士三
 吳而前官侯已陞任未去意若有所待然
 者弟探得橐中金賃屋以居俾侯安意而

受新生之貽不少垂涎也然竟以不諂不
 附不假法不競不垂涎而受上知弟能古
 文詩歌徵文之檄日蝟毛至第吮毫濡墨
 而應之至洩溺計畧每奏一篇上吏稱善
 不已直指馬公擬且首薦而安仁之命下
 矣其居安仁一如其所以居太倉者而獨
 精日消亡時時疾作方署篆樂平疾大作
 遂告歸歸之日士留之府之道之兩臺不

得則涕泣而從之曰吾師乎吾師乎柰何
舍吾輩而浩然往也第歸有衡門可栖太
湖田可耕儘足生活而第鬱鬱如有所制
不得舒問之曰制於吳氏氏性儉不能具
美好飲食延賓客奉主翁懽非故制之而
實制之者夫主家翁何以制於人耶老博
士一籌不展如此哉大都吾第與人不能
脂韋翕訛仕宦不能詘腰撓膺處家不能

筭紀筭筭問庾度遇事不能射利鵠填智囊
而啞啞踽踽善談說論議好伊吾一觴一
詠以送飛鳥觴不至醉而詠不苦心如是
而已乃其啖首菹守青瓊甘之無厭歷數
年如一日可不謂斤斤君子哉說者曰公
慚卿卿慚長吾與中秘兄固竝奮青雲乃
吾第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也第生平不
廣交游所號爲金蘭契者自侍御胡原荆

中丞顧益卿光祿顧叔時光州守陳貞父而外不一二見此亦足以徵其賢矣弟配張氏先二十五年卒將以今歲十月之吉合葬祖塋之側敢求

先生有道如椽之筆爲墓中藏垂之不朽倘賜採擇而惠之言生歿幸甚張氏行狀有亡弟前所自爲誌錄呈以

覽不具贅弟生於嘉靖壬子十一月初五

日卒於萬曆庚戌二月十三日享年五十九有九娶張氏先弟二十五年卒子三長孝基蘓州府庠生娶華氏述古公女邑庠生心古公孫女張氏出次恭基聘儒士抱初秦公女紹山公孫女次良基聘郡庠生懷南邵公女鴻臚寺序班振洋公孫女殤吳氏出女三張氏出者二殤吳氏出者一字成原祺邑庠生虛集公子贛州別駕玉弦

公孫孫男一堯金聘太學生堯民楊公女
太學生純所公孫女孫女一未字俱孝基
出

詩家補遺卷之三十二